

红尘尚有清凉处

——闲话城市园林

王小鹂 著



同心出版社

天年丛书
豆棚闲话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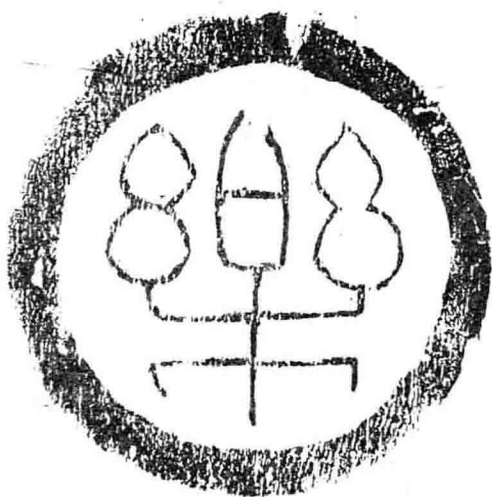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红尘尚有清凉处

——闲话城市园林

王小鹂 著

同心出版社



主 编 = 冯守文 吉霞

前 言

人是社会的人,人是历史舞台上活动的主角。下了台以后,人仍然是主角,只是活动的舞台变了。怎样对待这种角色的转换,怎样重新处理好你的社会关系,这些问题看来虽小,却是关系到你的生活质量。怎样处理好这些问题,各人有各人的办法,我想,对于有文化知识的人来说,办法之中都有读书这一项。可是每年的出版物太多,要从中选取适合老年人阅读的书却不是很多,特别是专门针对离退休同志的生活特点所撰写的书就更少了,难于满足我国上千万离退休干部和1亿多老年人的需求。

由于长期从事老年工作和宣传工作,我们对老年人的生活情况比较了解,特别是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更需要一些精神食粮。而专门为老年同志出版的读物中,大多是一些有关养生知识的

读物,不能满足这些同志的需求。因此,我们专门组织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以及从事教学工作的同志为老同志创作了一套《天年丛书·豆棚闲话系列》。

丛书的作者主要是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这样年轻的同志专门给老年同志写书,在出版界还不是很多。丛书把我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知识和人生经验浓缩在一本本小册子里,文字优美流畅。建议老年朋友在闲暇之际读一读,也许有些观点并不完全适合我们老年人,但是,看看年轻人怎样看待老年人,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总之是开卷有益。

新的千年即将到来,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在同心出版社的大力协助下,使这套专门为老同志创作的图书得以出版发行,丰富了老同志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感谢他们为老同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冯守文

2000 年 1 月

目 录

引子.....	(1)
风雨园林写兴亡.....	(6)
——闲话承德避暑山庄	
烽火霓裳舞中原	(19)
——闲话临潼华清池	
曾经沧海难为水	(27)
——闲话北京圆明园	
雍容华贵帝王气	(40)
——闲话北京颐和园	
巧夺天工竹石秀	(50)
——闲话扬州个园	
香远益清人文气	(62)
——闲话苏州拙政园	
红尘尚有清凉处	(79)
——闲话上海豫园	
山水之间总关情	(88)
——闲话杭州西湖	

引 子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又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汉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惟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千年以前，伟大的诗人白居易高唱这首《中隐》诗，潇洒地走在中唐的大地上，在朝市和丘樊之间，寻找着可以寄放精神的家园，这也正是中国古典园林深受各种人喜爱的内在根源。中国的古典园林，不仅是造化与人工的完美结合，更是古典文化的积淀，它的发展与兴衰，是中国历代人民心理历程的反

映。

上古的园林,其功用正如其名称——灵台、灵沼、灵囿——一样,是为庇佑民族的神祇准备的,虽然自然美景与人工建筑结合的园林才刚萌芽,却包含着狂热的对神灵的崇拜。随着时光的推移,神的面纱被一点点揭开,觉醒了的人的力量如江河一般喷薄而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的山水园林之美,与士大夫的人格关系从此确立下来。当秦始皇君临九州,第一次以天子的骄傲俯视着他的人民和土地时,以阿房宫和上林苑为中心的皇家园林“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规天矩地,牢笼万物,象征着一个统一帝国的自豪与自信。而汉家皇帝对神仙生活的向往,则规范了后世理水必合东海、蓬莱之旨。但是,红尘无尽,人生苦多,对乱世中求生的士大夫来说,“出”与“处”成了无法解开的情结。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峭茜青葱间,竹柏得其真”的私家园林应运而兴。在“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的园林里,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士子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以求全身安命,远害避祸。而他们的琴棋书画之才,又赋予了园林前所未有的文人氣息。唐朝的“开元盛世”,使士人的精神步伐与历

史前进的脚步第一次吻合了。气吞山河、一往无前的气势,使得皇家园林“珠城隐隐,阑干像北斗之宫;清渭澄澄,滉漾即天河之水。长松茂柏,钻宇宙而顿风云;大壑横溪,吐江河而悬日月。凤凰神岳,起烟雾而当轩;鸚鵡春泉,杂风花而满谷”,上干云霄,下纳万物,达到了空前的盛况。临潼华清池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它的园林与古老的遗址相结合,代表了北方园林的一大类型。然而,盛唐之音转瞬即逝。随着局势的动荡,山河分裂,有宋一代的士人,在复国无日的悲痛和理学的桎梏中转向禅宗,在有限的天地中追忆着昔日的辉煌,而从此兴起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壶中天地”的风格,成为了后世园林建筑的原则。此时的人工匠心,集中在置石、叠山、理水和植木上。

经过战火纷飞的洗礼,祖先遗留下来的园林,最早建于明朝,大多筑于清代。其规模、意境与风格,自与前代大相径庭。明以后的皇家园林,已经走向了衰落。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北京圆明园,其中西合璧的风格,盛称于世,但它不过是皇家园林的回光返照,豪华奢侈的“九州清宴”,并没有挡住异族侵略的枪炮和火把。现存的皇家园林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留下的是更多的历史沧桑的痕迹。

然而，“芥子纳须弥”的文人园林，在江南却如雨后天春笋般地兴起，杭、苏、扬的园林名噪于世。文人士子在“沧浪之水见心清”的园林中，享受着灵魂的自由与旷达。其中，扬州个园以竹石为尊，融合南北；苏州拙政园依山傍水，充满诗情画意；杭州西湖水天一色，浪漫神奇；上海豫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是明清私家园林的代表。这些园林“深在思致，妙在情趣”，人们在一花一石中，观天人合一的境界；于一山一水之际，品出世入世之韵味。

所以，中国的古典园林，不仅是风景如画的安乐地，更是古典文化的载体，其深意不在山水之间，而在历史的兴亡与人文的精神之中。故而，其最基本的特色与古典绘画一样，是“写意”。用“以小观大”、“虚实相间”、“借景漏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等典型手法，创造“会向红尘生野思，始知泉石在胸中”的意境。但是，分别集中在南北方的文人园林和皇家园林，无论其风格还是建筑，都有着明显的差别。简而言之，江南园林小巧精致，园中小桥流水，粉垣低婉，修竹蔽日，曲折幽深。北方园林则规模宏大，园中巨壑高山，碧水浮天，古木参天，开阔旷远。江南园林是文人士大夫的“中隐”之地，追求“升而高明显敞，如蜕尘垢；入而窈窕深幽，欲于无穷”的境界；

北方园林是天子享受人生之所,要求的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势。

然而,无论南北,中国古典园林的醉人风景,都深深地打上了历史兴亡和人事沧桑的烙印,同时也是时代的印记和动人的故事,赋予了古典园林无与伦比的魅力。正如西湖西泠社四照阁上一联所说的:

面面有情,环水抱山山抱水。

心心相印,因人传地地传人。

风雨园林写兴亡

——闲话承德避暑山庄

楼为二层，下有石砌基础，坐落在水中。当夏雨绵绵，登楼远眺，水天一色，一片苍茫。楼东平房三间，名“青杨书屋”，另有方亭和八角亭。楼西平房三间，叫“对山斋”。斋前有假山，下有洞府。上置凉亭，是为翼亭，面面风景宜人。

初读这段话，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水天朦胧的江南水乡的优美景色。其实，谁也想不到，这却是《承德避暑山庄》所描绘的、远在塞外的园林——承德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是塞外罕见的风景优美之地，是清朝皇帝避暑和处理政事的地方。山庄始建于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乾隆时期又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和扩建，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才最后完成主体工程，历时八十余年。山庄规

模宏大,占地八千四百余亩,约五百六十万平方米,环绕山庄的“虎皮墙”随山势起伏,长达一十公里。在蒋廷锡、张廷玉等人的《恭注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跋》中这样说道:“自京师东北行,群峰迥合,清流萦绕,至热河而形势融汇,蔚然深秀。故称西北山川多雄奇,东南多幽曲,兹地实兼之。”承德避暑山庄是北方最豪华、最精美、最宏大的园林建筑,而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历史的辉煌与兴衰在这里一幕幕地上演,也为这座巨大的皇家园林抹上了苍凉而悲壮的色彩。

承德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北部是开阔的平地,避暑山庄因势筑园,以独特的建筑手法,模拟全国的自然地理风貌,极力避免人工整理,集东北森林、蒙古草原、江南水乡及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风光于一体,融合了南、北园林的特点,是我国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山庄有康熙题名的“烟波致爽”等三十六景,乾隆题名的“丽正门”等三十六景,合称“七十二景”。山庄东面和北面的山麓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承德外八庙(今存其七):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寿庙、普陀宗乘庙、殊像寺。这些寺庙面朝山庄,如星捧月地围绕着山庄,是清王朝在解决北部、西北部边境和西藏问题的过程中,为来朝覲的

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观瞻、居住、做法事而建的,具有宗教建筑的鲜明特征,也记录了清政府对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加强统治和管理的历史。

山庄内部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后者又可分为湖区、山区、平原区。宫殿区在山庄的南部,是皇帝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地方,其中最著名的是“澹泊敬诚殿”。这个大殿面阔七间,有高大的石砌台基,整个大殿全用产于川贵的楠木建造,故又称“楠木殿”。与北京故宫黄琉璃瓦覆顶不同,它以灰瓦为顶,以磨光的花斑石砌地,是山庄的主殿。在这里,清帝举行接见、加封、赐赏、宴会、执政等重大活动。其次,还有丽正门、避暑山庄门、四知书屋、烟波致爽、云山胜地、万壑松风、卷阿胜境等风景名胜,如在云山胜地“凭窗远眺,林峦烟水,一望无际,气象万千”,而每当风声四起,万壑松风处则“壑虚风度,如笙镛迭奏声,不输西湖万松岭也”。宫殿区以北是湖区,这里湖光变幻,洲岛错落,亭榭掩映,花木葱茏,宛然一派江南风光,是山庄的风景中心,乾隆曾夸耀说:“岛屿堪图画,溪桥宛自成。”这里有仿杭州苏堤的“芝径云堤”,仿倪云林狮子林的“文园狮子林”,仿嘉兴南湖烟雨楼的“烟雨楼”等园林。七十二景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区,其风景线主要有三条。中路:芝径云

堤、月色江声、如意洲、烟雨楼。东路：水心榭、文园狮子林、清舒山馆、戒得堂、汇万总春之庙、金山、热河泉。西路：鱼鳞坡、芳园居、芳渚临流、双湖夹镜、长虹饮练、远近泉声。其中，芝径云堤“逶迤曲折，径分三枝，列大小洲三，形若芝英，若云朵，复若如意”，漫步堤上，宛如徘徊在杭州西湖的苏堤上，一派烟水苍茫的江南风光。而远近泉声的瀑布，则是北方特有的自然景观。亭北为趵突泉，涌地蹙角波；西为瀑布，银河倒泻。晶帘映崖，微风斜卷，珠玑散空，前后池塘，白莲万朵，花芬泉响，直入庐山盛境矣”。山区在整个山庄的西部，依山而建的几十处建筑，如北枕双峰、梨花伴月、四面云山、锤峰落照等都已毁坏，如今惟余“南山积雪”一景。平原区在湖区的北部，占地一千余亩，以“万树园”为最。在湖原相接的边缘，有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濠濮间想、水流云在四座观景亭。这里曾经有古榆巨槐、苍松老柳，麋鹿出没，禽鸟翱翔。而仿南京报恩寺和杭州六合塔的永佑寺舍利塔，金顶闪烁，直指蓝天。清帝经常在这里宴见少数民族王公贵族，或者接见外国使者，组织规模宏大的摔跤、杂技、魔术、赛马等活动。

山庄在康、乾时代是它的辉煌时期，但它的辉煌，与其说指园林，不如说指它重要的政治地位。当

时,康熙、乾隆、嘉庆三帝几乎每年都有半年的时间住在承德,一般五月来,九、十月才返回北京。有关边疆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曾在这里处理。据记载,当时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西藏、四川的藏族及台湾的高山族的上层人物,都到避暑山庄朝觐过。乾隆皇帝有一首诗,充分反映了这座皇家园林的政治功能:

避暑庄居三月多,有秋秋仲景晴和。

劳心军务及捷信,散志须弥与普陀。

来觐外藩都豫悦,岂知衷曲尚蹉跎。

转旋祝赖乾坤佑,靖逆安民听凯歌。

这里折射着清王朝几百年的历史统治。外八庙的普宁寺,由以大雄宝殿为中心的汉式寺庙,和以大乘之阁为主体的喇嘛庙组成。既有汉式建筑的楼、阁、亭、殿,也有象征四大部洲的四重白台、象征日月的矩形白台和喇嘛塔,表现了汉藏民族建筑风格的融合,也表达了清王朝兴黄教、团结少数民族的政治意图。普宁寺里立着两块石碑,记载着平定准噶尔叛乱的过程,也是民族团结的最好见证:

15世纪,蒙古族的一支厄鲁特部自噶尔丹统治后,在沙俄的支持下,进行了长期的分裂割据活动。

后来,厄鲁特部逐渐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到了18世纪60年代,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与达瓦齐火并,力不能敌而投归清朝。1755年,清朝政府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由乌里雅苏台出北路,与西路军汇合,直抵伊犁,在天山以南抓住了达瓦齐,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普宁寺里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就是为贺此捷树立的,碑中说:“众建王公,游牧各安,宰桑公臣,属我旗籍。”然而,阿睦尔撒纳一心想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进驻伊犁后,其图谋割据、制造分裂的野心明显地暴露出来。他独断专行,任意杀掠,“遂以总汗自处”。乾隆觉察了他的叛乱意图,立即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意欲处置。阿睦尔撒纳狡猾多端,半路逃回,立即发动了叛乱。1757年,阿睦尔撒纳在清军的进攻之下大败,只带着7个人仓皇逃往沙皇俄国,客死他乡。普宁寺里的《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就是记述此事的。

与此相反,在普陀宗乘之庙里,有两块碑,也是讲述准噶尔部的故事,但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分裂、叛国不同,它记载了土尔扈特部历经磨难,与沙皇的追兵浴血奋战、翻山越岭、途经万里回到分别